

紫琅
诗会

枫叶红时

◎马智友

那是光线流转的一条河
从春到秋的走势,沿清澈见底
到两岸绿色长廊
喝着一口一口浩荡的风
之上是稠密的云彩
再之上,是雪花隐藏的白
正在喊:枫叶红了,枫叶红了
我们那儿的人,看着天
看着枫叶,快要点着火了
借叶的血性潜伏入冬

忽然,几片看见血管的枫叶
带着船桨似的野雉翎
从枝头飘落到一条河流里
这红色的帆船,它不停地提醒我
一个季节消失的消息
就像一场突兀的雪
因为限于升空而化为雨水
一片枫叶红了,因为限于燃烧
而化作小舟,搭载我
无处安放的灵魂

芬芳
一叶

寄人篱下的女孩

◎唐衍

我正诉说着曾经的委屈,她忽然开口道:“记得那时你买了一台贵得吓死人的电脑,我在一旁看,摸也不敢摸。”

她初到城里工作,借住于我家,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,小心翼翼,尽量迎合我的喜好,尽力不让我母亲厌烦。

“我爸妈打牌欠着一屁股债,我和妹妹每回开学前都会被拖着到人家借钱,看着旁人皮笑肉不笑数落我爸妈,又心不甘情不愿把钱掏出来。第二天我拿着这些钱再交到老师手上。我想,以后一定要好好挣钱,不给别人瞧不起。”

年龄相仿的女孩总有话讲,恋爱的秘密、别人的八卦,我和她常叽叽咕咕,妹妹做作业不定神。家中房子小,经济也一般,眼见着妹妹的成绩每况愈下,母亲的怨气一日日积累,脸也一天天拉长了。

“租房子要钱,我原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,确实给大伯母添了很多麻烦。”大半年后她搬走了,婶婶和母亲一如既往,想来她并没有提过什么。

我以往常笑她虚荣,每次回乡看望父母都要把自己捯饬得仿佛贵妇。对我来说人过得要真实自然,她为人处事的种种却总是要给人看。

面前这个微笑着的女人从从容容豁达,时间已经治愈了她的伤痕。我非常抱歉,对曾经那个女孩。我应该更关心她,但那时却只忙着我的委屈,看不到她的。



初冬

◎左婉慈

开个旧衣派对

◎林小森

秋日微凉,小希做换季整理工作时,从大衣柜和储藏室里,整理出她自己至少三年没穿的衣服三大筐。以往,这种整理出来的衣服,送给保姆张阿姨,她都嫌不如她身上的花布衫干活利索,一脸嫌弃。而今年,小希的先生老凌出了个主意:为什么不在你的朋友圈发个通知,让不介意淘旧衣的朋友一同来家里开个派对呢?既然咱家又没有闺女可以继承你的衣钵,不如让朋友们来挑选。你会从中找到与你审美情趣类似的女子。

说干就干,周六,小希特意让先生和儿子回了婆家,她在家准备好清茶、水果、手工茶点,等着朋友们陆续光临,把这儿变成“女儿国”。

小希坐在一旁,捧着一杯茶,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。也亏她有过目不忘的记忆,这些衣衫的来路,竟被她解释得清清楚楚:那一身香云纱的旗袍,是她学琵琶时老凌特意去广东顺德扯的面料。那一年,老凌听说广东有家老厂还保存着刷河泥为香云纱上色的古老手艺,特地从出差地广州赶到顺德,凌晨四点钟就去围观工人们从附近的溪流里,将洁净的河泥一桶桶舀出来刷染香云纱的壮观场面。只见比足球场还大的草场上,工人用竹绷子将香云

纱绷直,架放在绒绒的草地上。玄色的河泥用滚子刷上去,要涂刷得厚实均匀。染色必须在早上7点之前完成,这样,布匹浸润在黎明时分散射的光线中,才能形成香云纱一面深黑一面豆沙棕的独特色彩。而晾干后的布匹需要在齐腰深的溪水中再三漂洗,才会形成既柔韧又厚实的质感。

那一身水彩画一样的连衣裙,是老凌的手绘作品,那是他邀请小希一同去看植物园里的鸢尾花之后,心血来潮之作。那时候,两个正在实习的穷学生是多么喜欢人迹罕至的植物园啊,春天,深紫与粉紫色的鸢尾开遍了植物园的湿地与溪流,无论多么浓烈的颜色都是水淋漓的。

而那条玄色的亚麻阔腿裤,缝了一条苗绣的缙边,简直可以去拍武侠片。那是他们刚有儿子那一年,两人轮番背着儿子去贵州旅行,小希看中了垫在苗家人背篓里的靠垫,一针一线,密密地绣着龙凤,鸟纹、蝴蝶纹、角纹、漩涡纹和几何纹随心所欲地穿插其间,看似漫不经心,实则严密对称。靠垫是苗族人的“子孙垫”,垫在背小孩的背篓里,有的要用三代人,因此要价很高。两人凑了所有的余款,才勉强买了

万物皆可表白

◎小茹

“爱意拿什么来表白?玫瑰?戒指?宝马车?答案是:万物皆可表白。”这是我在一家名叫“无花酒店”里看到的宣传语。

店铺开在写字楼附近,是家快闪店。顾名思义,这家花店里没有花。但环顾四周,店内陈列了很多创意“花”,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花,可谁又能说它们不能代表爱意呢?

一束零食做成的“花”,原材料是薯片、饼干、巧克力,名字很有趣,叫“老板不在”。作为一名资深白领,我深有体会嘴巴在办公室里要比在家里时馋得多。若是谁能在下午茶时间送我一束“零食花”,我一定会超级开心。送礼送到心坎里,

这才是我眼中最有爱意的“花”。

一束明治煎饼做成的“花”,名叫“绿色星期一”。这个创意很走心,之所以选用明治煎饼,是因为这款煎饼的包装袋正好是绿色的。大部分上班族都患有“星期一综合症”,度过了两天双休日,重新开启一周工作,心理上难免不适应,导致情绪焦虑,身体萎靡不振。此时看到“绿色星期一”,眼中一片绿色,像山谷吹来一阵清新的风,心空上的雾霾即刻就能被吹走了吧。

程序员估计会喜欢一束名叫“再见,996”的“花”。每个“社畜”都知道996的含义。我仔细看了一下,这束“花”里有键盘、笔筒、耳机、计算器,全是办公室宅男的办公必

一副。这副靠垫,一开始装饰了儿子的背囊,儿子长大后,老凌出主意将“子孙垫”上的图案拆缝到家里的靠垫与茶巾上去,最后只留下两厘米宽的一小条,他也舍不得丢,就缝到小希的练功裤上去了。那会儿,他和小希都迷上了打“八段锦”,两个人走出去都是玄衣玄裤,好像武侠片里的师兄妹呢……

小希就听到试衣人感叹:原来这些旧衣还承载着这么多难忘的故事,要不是今朝要与之一别,你恐怕好久没想到这些有意思的过往了吧。

小希一愣。没错,如今她成为包裹在各种昂贵套装里的律政俏佳人,出门开路虎,再也不会骑小电驴;给先生买礼物都委托助理。她也已经好久没空练八段锦,套着琵琶的锦袋上,蒙着细细的一层灰尘。当年,她是书痴,如今她依旧爱买书,爱去各种网红书店打卡,却再也没了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的兴致,再也不会与老凌为美国作家菲利普·罗斯是否真的伟大争得面红耳赤。

开个旧衣派对,只是为不合心境的衣裙寻找它的新主人吗?也许这种温煦的回顾,还让衣衫的旧主人回顾昔日的美妙时光,找到自己丢弃的初心。

心窗
片羽

备用品。想象着某位程序员离职时,把桌上的办公用品整理成一束“花”,转身和公司说Byebye,着实是件酷酷的事。“再见,996”,抓住了“断舍离”的精髓。

我还注意到一束有趣的“花”叫“别炒我”,是用鱿鱼串做成的。白领们都知道“被炒鱿鱼”意味着什么。看到这束“花”时,我想,假若以后我预感到老板要炒我,那我就及时送他一束这样的“花”,再附上一张卖惨的“别炒我”卡片,不知能否挽回残局呢?无论如何,这个创意还是挺有趣。有趣的灵魂百里挑一,创意手工制作的“花”比去店里直接买来的鲜花更能博人一笑。